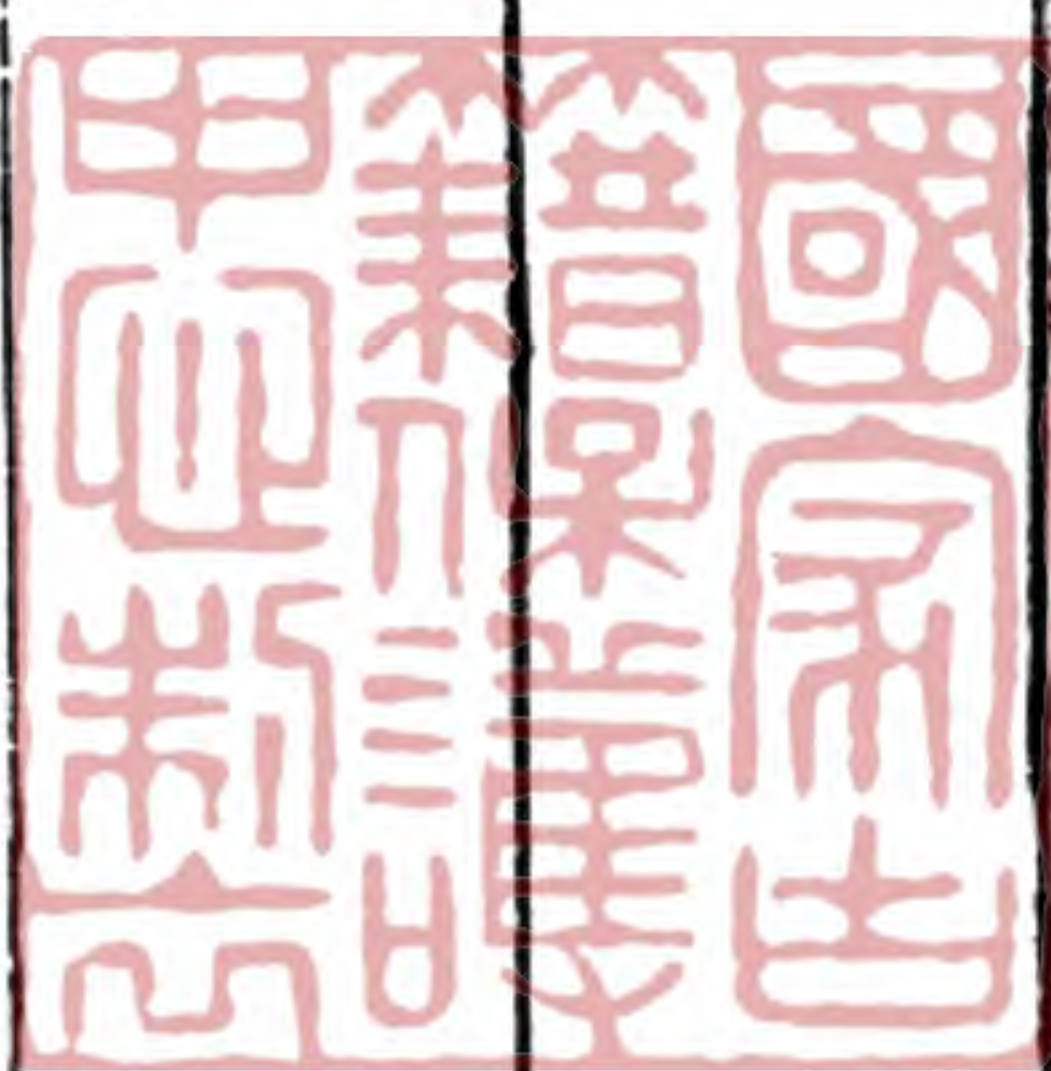




雲間讞畧卷之八

一件地方人命事

巡按楊 駁問上海縣凌遲犯婦唐氏



前件審得唐氏姦稔鄰人顧魁因慮親夫鄭周
遷居索銀同謀殺死寢中兒媳鄭金王氏同臥
一室而寂不聞聲壁鄰曹宜等聞變過至而杳
不見形其跡不無可疑然鄭金王氏年尚垂髫
二兇殺心既熾目中寧有二稚今細審鄭金口
供顧魁入門行兇時曾一張目開口魁即以砍

雲階講學 卷之八
死嚇之金故驚懼不敢出聲何暇慮及今日之
執證而必掩其耳目以爲了絕公案耶曹宜等
初至時使氏不閉戶滅燈宜等肯排闥直入亦
未有不遇魁者惟取火再往重門已闢則魁且
如鳥驚兔逝奔逸恐後宜輩焉得復與相值乎
况至今鄭金王氏口吐如畫瞿招小十面證不
爽里排顧郊等衆口同詞無一爲氏稱寃謀情
之逼真者細礫氏肉庶慰周魂
一件強盜劫燒事

撫院周 批駁上海縣詳犯王榛等

前件審得王榛草房失火事在黃昏初非子夜
當時賴一二焦頭輩救茂人畜俱得無恙夫所
燒以茅室而蕪牛欄以油房而蕪磨室盜雖貪
豈利此數物特王榛素與隣人曹貴爭產有隙
故乘失火而告燒劫將不利于仇家爲異日誣
陷張本耳不病之吟無風之波前審業已得情
第王榛刁猾老奸苟非里排公舉衆目覷破奸
局則今日榛所設之筭即他日貴所戴之盆也

雲階 卷之八
本宜重懲以示大創惜其逾七之年景逼桑榆
而詞未指名謀已立破罪止輕贖王臣果無索
贓杖亦不縱沈英爲禍本而復橫口塗人瞿成
知事端而故支詞誣上俱杖

一件弑劫事

按院楊 批上海縣告人朱國士狀

前件審得朱國士以松人而爲浙士幼卽別籍
于兄後貧無依次兄應鳳事在十五年應鳳
篤友愛且憐其貧與之同居共爨懽然相得也

廿七年國士妻以產病經年而斃時國士處館
攜李鳳兩以書促之歸有國士兩親筆回書可
證今告人命誑甚應鳳與國士其先俱無立錫
地鳳出贅外家資具頗饒兼以平生攻苦多所
創翌故廿八年以疾革立囑分書授三子細道
前故且命士代書若逆知士非端人也者國士
當亦欣然執筆無他置喙則家資與國士無涉
固國士代寫分書爲之券也夫背兄凌侄反德
操戈國士可謂有人心者乎第屢告以來輓輅

各視其叔爲仇而輅遇叔尤不以禮又原縣斷銀七十兩給國士遷移之費國士止得銀四十兩餘三十金稱坐還唐春元終屬支吾國士屢告不輟亦爲此欲根不斷耳應如前議足之國士于輅種種告害蓋心期得鹿而指死兔爲媒恐人哉姑念親叔且係青衿免其反坐朱善爲主誣執姑杖示懲朱輅待叔無禮亦杖治之一件出巡事

鹽院左

發問青浦縣訪犯俞陞等

前件審得俞陞等以孤鼠之群碁布諸案案各有司人操其柄而俞陞者乃總科之雄勒總催之造冊染指多金挾張文吉之銷批釋兵杯酒甚之陰受吳芳銀四兩猥以庫銀五十餘金任其謀領經營該縣覺而追之本犯復暗爲收銀還庫改批轉解巨膽神奸撮合玩弄真如兒戲他如曹士章擅主軍妻之婚而索劉文銀三兩則有周道明證李伯升喝差人命之牌而得許忠銀二兩則有張茂證此皆事有顯跡非同風

影應與俞陞吳芳並擬徒懲又其次雷永年一索顧貴之紙費一索鹽商之引錢固亦河飲之輩然不過竊餘餒而踵陋習也趙世和既以病瘡而革復乘署官而入固亦壟斷之心然未嘗分田稅而侵米銀也惟是莊守信倚戶書而顛倒糧役王鼎臣司管鑰而那移帑銀事誠有之第守信賍無可指鼎臣銀亦隨補姑與雷永年等薄杖以懲李應魁湯有光俱爲吏吏而賢否文冊屬在應魁本吏以隔屬新叅事頗未諳而

案書陳煒者寔董其事彼乃去畱自擅以致諸奸夤脫然點出署印之手本犯得以藉口姑各擬杖亦法之窮耳梁育仁賍跡未著物議頗騰平日必有不自檢者仍當與失覺之應魁並杖以懲張文吉解銀久稽致爲俞陞所挾而陸允德乃居間求釋彼此並屬泉府之蠹杖亦無辭沈道亨雖與偷兒往來而士遇盜情彼實不知雖爲糧房書役而陸湘允事彼蓋不與且士遇與帶允之錢萬選俱未面質亦難懸坐姑釋此

一犯以存寧出母入之意湯有光造冊無與責
有攸歸俱免究解餘單犯曹卿等十九名審屬
株連各從省發

詳批俞陞等恋房踞庫犯革復入詐騙侵那種
種有據比至考察奸黨又乘署而寅脫焉該縣
幾爲孤鼠場矣擬招分別究懲悉已當情依擬
各照徒杖贖決革發沈道亨既審無確憑姑開
一面聽其自新與湯有光並免究餘照追贓吏
書需索掣例該廳嚴行示禁取庫收繳

一件殺兄謀產事

本府牒送上海縣犯沈珠等

前件審得沈珠之事本廳署印時親歷其事灼
知其狀細鞫沈詳訓輩得其隱情兩發葛縣丞
勘實密起沈珊身屍則切舌折臂葛縣丞覩之
甚真爲本廳道之甚悉止因本廳赴府新縣到
任後遂不復與聞何葛縣丞之報縣遂含糊不
入此情何也向日里隣原呈可覈今日張氏活
口足憑况葛縣丞既覩其慘狀能忍匿其隱情

乎業吐之于本廳可不悉之于該縣乎此無他
故必當時具由草草遂不暇及耳此時政不必
掩護仰縣細鞫此情入招爲妥至若沈珠之謀
死親兄情真罪當尚復何說卽沈臣夫婦欲曲
庇之而不得也合再行縣覆覈復行該縣審明
具由申解前來又審得沈珊被殺雖云獲罪于
若父然使沈珠無心殺兄縱使父命至嚴珊亦
萬無遽死之理今獲自鄭道家而船載以歸卽
珊號呼于范蘭求救于張氏其情非不哀且亟

也倘珠少念同胞之誼豈不能縱之逸去脫謂
獲時有叔在非珠所得自主則父命行毆毆之
以息父怒已耳何至身無完膚折臂切舌不死
不休耶是毆珊之命原不出于沈臣特事發而
禽犢之愛遂自認以脫珠罪耳蓋此事正本廳
署縣時見聞甚真及離縣而具由潦草招語鶻
突遂滋疑竇今一覆核而葛丞當日口角猶在
詳訓得從輕典亦爲沈臣老夫婦之故不磔沈
珠匪第無法抑何以謝沈珊于九原也

一件捉獲強盜事

兵道蔡 發問強犯姜暮雲等

前件審得姜暮雲朱武等連劫三主現贓充斥駢斬自在不疑至若王儒與各盜同船同獲贓衣雖微業爲失主認領似亦無庸置喙第細審彼時同船並獲之故實由誤附盜舟原獲布衫又各捕剥之隨身者及審龐明所認布衫有何識記彼稱起贓時衣服頗多三主爭先互認原無的確識記至欲追驗今已化爲烏有惟各捕

恐懼錯獲之罪故不惜下石而堅執之耳夫以附舟之人而遽指爲盜以隨身之衣而遽執爲贓原招訛矣至若桃紅布裙乃故盜王西之贓又與王儒絕不相涉原卷招稿鑿鑿可據今乃併開王儒名下則又訛以傳訛也欲釋其疑而矜其罪幾爲積訛所掩所當亟爲昭雪者也
一件出巡事

按院楊 駁問上海縣斬犯夏鏞等

前件審得夏鏞之殺倪穩也以故兄絕賣之田

與倪穩兩索加嘆而兩不允鑪遂包藏禍心乘
穩過門刺及左肋決旬殞命傷證並真以故殺
論斬鑪何辭哉今乃欲逃口戲誤謂耍刀兇傷
而不知尖刀非演武之具也街市非較藝之場
也雖善辯其誰信之况招云持刀趕戳夫謂之
曰持刀則鑪有殺穩之狀曰趕戳則穩無角鑪
之勢矣且既戳一刀忿猶未什而欲再加彼其
心蓋有不死穩不休者藉令當時無夏保之急
奪其刃穩當立斃矣何俟旬日哉細詳故殺律
意乃論殺人者有欲殺之心與否不論被殺者
死期之久近也死雖旬日于律意不甚妨碍相
應原擬爲當具由呈蒙

本道蒙批仰該廳覆確招詳又覆審得夏鑪因
恨倪穩不允加嘆細故遂萌殺機乘其過門刺
肋殞命歷經檢審傷與刃符而原證施槐至今
能道其趕戳狀尚令人肌粟而股栗也故殺之
情莫真於此當時穩幸苟延旬日柰何遂假此
以掩兇狀乎至若以戲誤爲解又出情理之外

本犯卽喙長舌利其誰信之應照原擬
一件二命事

按院楊 批駁宜興縣詳犯蔣桂等

前件審得王瑞龍侄女配蔣世瓏男懋爲妻瑞
龍世瓏誼屬姻婭且素相善無隙也客歲冬孟
欲載山藥幾許轉鬻松江覓利瑞龍亦以山藥
十餘担載舟偕往故止同行三人別無舟子也
至彼投牙朱繼泉發賣周恩常與洞庭山姓徐
二人背地沽飲此繼泉從傍觀得之者後瓏等

價完返掉藏銀稍斗唯恩目擊前徐姓二人以
便道求附舟龍若瓏皆不許恩以素所稔識強
納之比行至東太湖毛祈嘴時汪洋千頃巨浪
澎湃恩堅臥稍內世瓏把舵二人以着淺給瑞
龍撐篙甫立船頭卽力擠之湖中復跳回船稍
打世瓏下水時有陶二陸大在湖網魚見有溺
者往救救則瑞龍也遙見二里許一船張帆以
去遠波中復見一人尚浮水面急搖舟往則已
汨沒無及矣時瑞龍氣息奄奄不絕如線陶二

等爲之火炙而酒灌之至西方甦謂淺觸奔脫者非也瑞龍起而世寵沉活口可爲左券即恩落水與否尚無的證而瑞龍無謀害之事可暴矣後瑞龍奔回告故繼子蔣桂急往踪跡越數日至青山嘴見橫舟在波復於波底搜覓得屍則已非被劫故處矣桂載屍回復迫瑞龍同至松江緝訪繼泉即以黑大長子常與二人交通飲酒爲疑蓋指周恩也據若輩口吐顛末大都周恩串結二人爲劫殺計者近是瑞龍生而世

寵死幸與不幸耳前陶二陸大之提陟出不意係差役押瑞龍與桂同往二人活口逼真即蔣桂已輸服謂瑞龍斷無謀情且不忍以挨捕累瑞龍矣第周恩之事雖情景如畫原無確證况二三亡命身冒重典已經隔歲必非朝夕可以成擒尤非隔屬可以挨獲仍請批示該縣緝訪周恩存亡實跡又嚴行緝捕徐姓二盜至日盡法招解度謀劫之情可按而生死之寃俱白一件欺姦弟婦事

寧州縣志卷之八
兵道楊 批上海縣告人沈顯狀

前件審得沈顯與妻諸氏業生子女五人後以好賭之故不能保其家室將妻賣與沈霓霓與顯固同姓不族者也越三年而諸氏在霓亦且生女數月矣乃顯以加價不遂先捏欺姦誑憲縣斷絕賣屬真各坐以杖仍斷加銀二兩原媒陸義乃左祖沈霓不以斷銀付顯致顯復以前詞爲控今細勘原契固出自顯手况婦歸霓有年宜無復全之理第臨審時沈山二子抱母哀號神色爲動且必欲賣身贖母淚如兩頭搶地閱其情景大爲惻然繼猶以原價難之而彼且不出三日具矣夫結結髮之婦既生既育中道而輒棄之固顯落魄使然今其子必欲得母烏哺之情自是真懇即霓亦有幼女在抱終不能以此易彼也惟是沈顯疊詞太誑沈霓違斷啓釁陸義從中阻撓難免再科至若沈賢爲顯族長不能責顯以義而反與爲媒亦合并杖諸氏給與沈顯完聚幼女聽沈霓收養

雲間講畧 卷之八 十二
一件出巡事

按院馬 駁審強犯王成等

前件審得王成沈德夥劫陸佩事雖出于白晝
謀實定于同行手持刀斧打傷破面則強真漁
舟雲合巡兵擒獲則盜真罄擄貨物半舟半水
則得財又真成德等即欲飾盜爲搶得乎名非
仇扳盜非照拿贓非後獲與其恤數囚之哭何
如恤一路之哭從本律論斬斷不爲寃

一件海寇劫殺事

江院李 批上海縣告人陶權狀

前件審得陶權與倪許爲即舅之親權老而鰥
許爲覓婚因見表叔顧聖有女乃懼其長幼不
侔隱下陶權貌陋年長實情巧爲說合維時顧
聖過信瓜葛之誼不謂其賣已也嗣後偵知陶
權年倍于女而髮短形朽遂退茶禮于陶權托
孔麻子另覓年貌相若之周法權當時自揣非
偶亦甘立退契不謂退後見嬌女與快婿成婚
復心熱不甘致疊控未休夫權多得財禮而立

約退婚實出情願况已與素姐老幼懸絕而素姐與周法耦匹相應且先退後婚于法未左也但退婚之家須倍追財禮據謂陶權得銀十二金原價八兩則尚有四金可加陶權宜以財禮另擇相若之配倪許反覆變詐顧聖擇壻不詳周法娶妻不慎與告詞不實之陶權併杖一件姦殺三命事

倉院孫批華亭縣告人程法狀

前件審得程法之女適康大有爲妾物化已五

六年矣忽以人命告可異也及審則法女在日法子海若鰲有所稱貸於大有大有無不如命蓋溺枕席之愛故不惜子母之錢耳迨妹氏死而大有與海輩情義漸踈絕遂不復應其求數年奇貨一旦白眼相視不啻若陌路人海固窮無賴故以病死母兄摭爲三命業已告縣未結而茲又誑

憲誣逞也至云廖氏者乃大有親叔康明善其晚妻所帶來女隨配與大有以續蕭氏之弦者

大賓即明善之子也少死於痘設果爲大賓妻
今爲大有污占則明善恨不寢處之乃反爲大
有別白乎此尤不經之甚者也程法固積猾然
已老憊欲僵造孽逞刁皆海爲之本應反坐念
異鄉流棍赤貧無倚擬配即投死地姑配贖其
父而杖決其子蓋亦推情至隱而通情法外云
耳

一件出巡事

按院楊 駁問絞犯徐阿聖

前件審得徐阿聖貧不能娶率衆樓妻因外父
沈八拒阻乃毆推跌傷致八踰旬而斃抵何足
惜第細鞫原證姚三僉謂阿聖之往志在得妻
且時值暮夜事甚倉皇不惟無意于尋闖亦無
暇于相毆即沈八之跌或推或仆初無的見惟
夫對面一推傷重在背今心胷大片豈一推能
致况兼頭面多傷豈一手能徧大率急于追赶
向前跌磕者近真故初招有碍脚踏仆之說而
罪止擬杖迨及愈駁而愈失其真扒棍拳脚之

雲階講畧 卷之八
傷紛紛雜出致令絞斬無定總之非鉄案也惟是八之死因實啓于聖八死而聖得脫然無累乎

恤部以矜疑

請遣宜矣

一件刼殺事

鹽院左

批上海縣告人顧憲狀

前件審得朱梅翁煥舊蒼頭奴也萬曆十六年逃之上海投顧憲家憲畜之有年至廿二年配

陳氏與梅爲室次年梅即挈妻復逃嘉定憲屢

告緝捕無踪至三十三年間知梅之歸舊巢也

因帶子紹光往索朱梅夫婦乃地方出梅而匿

其妻益翁煥以舊主而蕪地主故深藏梅妻挾

憲以不得不從之勢憲無可奈何遂議價八兩

以陳氏立墨賣與翁煥翁煥賺契入手而價額

實未滿也夫煥以原主贖故僕之新婦不左于

理第始而匿婦既而短價則煥太不直耳朱梅

負煥而逃之上海如養虎復負憲而逃之嘉定

如養鷹兩家何利此逆僕哉然既已歸煥無庸
別議唯原價尚虧三兩應斷給憲以足前價梅
夫婦顧憲置之不問可也顧憲詞虛宜坐念失
盜時費森曾攀朱梅有因則詞雖誕尚屬有據
應與背主之朱梅匿婦之翁煥各杖治之

詳批朱梅反覆叛亾負主殊甚彼翁煥利其騙
婦歸耳豈真復納之乎據斷追給虧價舍此夫
婦足以處顧憲矣悉照行朱梅加責二十板以
懲逆僕與翁煥各照贖決發落顧憲詞不盡虛

姑免究庫收領繳

一件造訪事

按院楊

批上海縣告人李榮狀

前件審得劉潮著名打行事發亾命鼠竄于嘉
定之大場復有無賴惡少如朱棟等附之而故
智復萌司兵李槐與兄李梅素亦無良慕潮等
聲勢習相往來後以爭賭之故見忤潮黨朱棟
而潮遂與槐分曹互角然潮張甚而槐不敵也
故潮以賣塩被窘于槐而潮猶得脫槐後以賣

柴被窘于潮而槐且幾斃因槐告縣復大肆譴
張之詞分誑 院道李榮惧爲魚肉亦詞迭控
兩院夫潮以漏網之魚復敢恣意咆哮借交報
仇詭辭飾聽非徒不足示創其黨朱棟馮兔以
詐馭詐姑從杖懲李槐兄弟固亦負販椎埋之
輩初且慕羶而爲納款後以見仇而始操戈其
不與潮等者幾希併杖何辭

一件巡警事

撫院周 批駁華亭縣申詳賊犯姚五等

前件審得強犯陳子橋等以慣偷而積爲劇盜
上年一盜吳景元於二月間又盜徐忠于十一
月間兩失主所居信地吳景元屬之千戶羅國
臣徐忠則該縣捕衙爲政耳楊朝端者則徐忠
隣境巡官也吳之被盜雖事主被毆然穴壁而
入負贓而遁尚在強竊之間而竊之分數較強
之分數尤多至劫徐忠則明火執械綁炙失主
勢頗猖獗維時捕官楊縣丞因赴 院道課績
府以捕務委之巡檢姚孟煒甫及三日遂有此

事本官以暫攝爲傳舍不甚經心而指縱間又未能以便宜從事至若楊朝端雖屬隣境而所去信地咫尺呼吸相通况強竊異狀震驚必遠朝端固責擅巡邏者可以閉戶當纓冠耶畫地而守朝端宜若無罪秦越之視不可誅心當與巡檢姚孟煒縣捕沈元巡兵范元顧成同以失事杖戒林倪爲徐忠總甲當夜既不能抹護盜後又不行報官應併杖羅國臣以信地失盜同論非過第盜勢未張踪跡頗秘而失主隱不出

告迨贓露而始認領則當時不甚受害可知况本官舊歲部運回所未幾其間不無微勞可紀功過似足相準且今陳子橋等夥盜已獲過半即前姚巡檢楊千戶尚當從寬典以俟展布即迨一國臣亦不爲縱一件燒殺大寃等事

江院李 批華亭縣告人張敬等狀

前件審得吳桂佃陸鳳之田其從來久矣後鳳鬻之李潮潮又轉鬻其半于張忠忠欲另換佃

者桂不從欲桂另立佃契桂又不從是曲在桂也忠因往勘鋤田自種桂復不逞恃其刁悍糾弟吳槐吳阿五等朋力毆忠因懼理曲事左遂繫忠歸家舉火焚居維時火勢燎原設不有朱四徐文爲焦頭爛額之人忠幾畢命煨燼能畱茲奄奄者待質對乎忠當赴縣鞫驗止以忠不即死故桂尚得未減不謂吳阿五乘吳槐之病死而又捏告人命爲抵飾之局此其情何詭計何猾也夫忠不能奮臂於鋤田被繫之日忠黨又不能報復于忠命垂危之秋乃經官斷而復毆之此其說已不足信况今各證及各里排俱有口可鞫也吳桂應如律徒懲吳五亦應反坐第念張忠雖受荼毒今已不死吳槐不過朋謀助毆之人雖死不由毆而死與事會念其死者寬其生者雖中抵飾之計亦不失解網之仁且所謂寧失不經者也

一件巡警事

兵道蔡 批駁本府解詳絞犯顧文等

前件審得顧昌顧文兄弟習爲無賴見戈本之
女四姐芳容可艷遂探隙乘虛買舟勒伴丙夜
破戈門而攘其女不啻探囊取寄及搶女下舟
兄弟輪姦兄昌先歸圖掩隣人之耳目弟文潛
頃計營姦占之窟穴維時同行則楊二窩頃則
楊二第以搶婦而往本犯實未有姦故視文昌
二囚罪得未減耳夫顧昌以虎視之雄心爲塵
聚之醜行何所不至豈有首禍之人未成姦而
即抽身先歸耶前府斷止以黑夜莫辨之故爲
寧失不經之意乃宣淫無忌若昌者固死有餘
辜者也應與文一体論絞陸計成伴行有因雖
文昌輩不認而楊二堅執同往蓋非首事之人
亦係脅從之輩姑末減論杖
一件慘殺三命事

兵道楊 批華亭縣告人楊奉狀

前件審得龔氏之婢張滿之妻因顧禮轉賣與
余志初七成交初九逃回十三身死據楊奉及
顧鉞等執稱禮先賣與余志後夏秀欲得張滿

夫婦禮因遣陸學哄回得夏秀銀八兩將張滿送至秀家龔氏不肯偕往十三踢胎身死有曹丑于十三夜遇顧孝等負死屍撇于橫溝據夏秀顧禮輩云余志家法甚嚴滿夫婦于初九迯回至十三產死橫溝地方共知夫以奉言爲據則秀爲戎首當時何不一語及秀迨秀出結始執秀爲首惡似不可信若以秀言爲據則初九出逃滿夫婦宜竄身遠地十三仍在橫溝道上橫溝去余志家止半里許此于情理俱甚不通

第事須拘張滿到官情形始著謂此婦產死橫溝終屬牽強行縣嚴提龔惠張滿到官審明具招申解前來覆審得龔氏非楊奉女也龔惠則氏夫也惠于先年賣之顧禮家禮配以張滿後禮家漸窘滿不爲用禮復轉賣余志得價十四兩事在九月初七越數日滿妻見余志家法頗嚴志在逃竄乘夫以志命守稻橫溝深夜潛至橫溝迫滿同竄滿意猶豫以在余之日淺不欲即負余且恐爲余所襲龔氏性固悍且暴遂投

雲間譜卷之八
溝中滿急援之則墮胎死矣遂抱幼女往報外
父比龔惠至而環橫溝視者踵相接也此時張
滿尚未有說後楊奉以謀串顧鉞以計賺張滿
冒認張滿爲壻密約曹丑爲證先計滿以姦殺
告縣隨計丑以移屍首縣馴且以慘殺三命至
實憲案矣此固行縣細鞫併覆審衆口較真
夫楊奉冒認誣誑反坐允宜顧鉞無端與波曹
丑串謀詭首杖懲尚未盡辜張滿過聽楊奉出
詞告縣今雖吐真然已恨晚余志費財禮而不
收僕婢數日之用卽云家法頗嚴未見凌迸實
跡意外之事姑免深究

一件巡警事

兵道蔡批駁本府詳犯李用賓等

前件審得妖婦楊氏狐媚宣淫十年而七易夫
且又人盡夫也或與廝僕通姦或與親隣構醜
或假羣婢爲傳消息之資或通喜娘爲鑽穴
踰墻之竇甚至不問姓字卽通情於烏合不顧
倫常漫夥淫于塵聚正所謂罄竹作書難描醜

態者也宋國無子禍娶爲妾挾老蚌之肉而竭
枯楊之髓遂罹霜露不起乃國存日曾繼猶子
承祖又抱血嗣耀祖國死而楊氏據耀祖爲已
出愈益淫縱無憚國所遺家貲半爲買姦倩淫
之費遂致用賓父子附羶逐臭亦穴入其中以
爲愛河又以爲利藪也先假繼妹以納交再假
館師爲中篝遂積姦成盜而國遺券契盡被竊
匿淫棍奸胥用賓可謂兼之矣一杖不足盡辜
仍請加責示懲楊氏以萬醜俱備之嬾而又且

暮蕩耗貲產以供淫冶奚怪宋氏之不容也宜
卽逐出宋門暫着親弟楊曾繼領歸別嫁其宋
國先經分之業與今費存之業斷令耀祖承祖
平分以全國立嗣苦腸且踐其臨沒遺言第耀
祖髮尚不燥焉能成立暫歸龔煌教育蓋煌其
生身父也長歸宋門享業承祀蓋從血抱依姓
之義丘曙係耀祖外父曾貸國銀二百金合斷
其半爲聘儀仍斷追百金歸承耀均受其耀祖
名下田房等業止許龔煌料理糧差丘曙幫收

照管無得眎為奇貨盜賣侵匿如有此弊許承
祖告發倍追歸宋楊氏情甚可恨法無可加姑
照舊擬罪宋承祖既為國嗣閨門踈縱枉為男
子丘曙貪利許女致為淫婦左袒卑鄙甚矣與
承租各杖錢喜娘說合通姦令人切齒坐罪照
提

一件督撫地方事

撫院周發問上海縣訪犯任重等

前件審得任重作奸舞智挾刁逞強弄鋒穎於

筆端起風波於平地橫張羅財之網暗發傷人
之箭睚眦必報荼毒多端業經兩問遣配宜其
易轍改弦顧乃稔惡不悛怙終猶故如王舉樂
戶下賤也因與扣兒嫖宿反打奪金飾而後已
金燮等安分良民也因唆張順告誣致訕謗官
府以被玷喬拱宿統轄上舍也代為吳尚賓報
仇必挾詐二十金以為快此特一時偶遭一事
相觸其毒螫猶淺耳至受囑于張先德而作難
於張揚德也先以索田挑釁再以借銀挾仇或

誣之毆母或駕以人命數日而叠告多詞或捲以草薦或投之冰雪一人而備悉楚毒甚至寘禁於家而反陷罪無控窘辱其妻而因羞憤致死打搶其資而羅男女泣拜不免夫重與楊德仇非不共害已交加剥膚吮髓命在刀砧乃曾不敢出一語相加逞一臂相向亦可已矣乃上年五月重與弟任遠駕舟與楊德相值知其挾貲販布復嚇以危言而搶其布價三十兩縛舟潛逃吞聲忍氣終莫敢誰何積威所劫言之寒

心他若韓文以窩盜被詐銀二十兩楊德以誣訟被詐田四十畝事雖告結而贓尚未追故今兩造質成正欲定擬而揚德又以所斷銀田願沒官以備公用不願收領以辜公斷則刁猾如任重者定罪而夤緣潛逸追贓又詭逼虛領豈彼何耶至今譚重者無不舌吐毛悚此或亦天厭其惡而不令死牖下乎當時告發若韓文唐臣俱爲溝斷王月扣兒相繼從良雖無活口質

證重自俛首無辭要之重生平積惡擢髮難數
固不盡載於單款卽其待楊德始終一事至今
耳聞猶爲鼻酸重生平大槩如此此誠如賊如
狼不可與同中國者枷刺編發庶創刁頑任遠
助兄爲虐亦應刺配金鷲莫老虎聽主願指姑
各杖懲王敬愚葉琳臺陸士元擇交不慎致比
匪人吳汝德取友不端致招物議亦應併究汝
德仍行學戒飾許其自新至若徐以僕卽舅參
商慫恿雖在汝德王國材兄弟胡越扛捏各有
周親大率皆重爲祟但被害堅執不認干證苦
稱未聞姑不深求搶詐諸贓主在者給主無主
者入官外黃卿等所投諸事情出有因事皆可
駭第恐借訪生情株連無已存案免究
一件巡緝事

本府送問上海縣強犯石稍等

前件看得石稍等以捕魚爲業出沒海洋而且
徒衆實繁器械充斥彼欲恣所爲其誰何之第
證盜莫先贓與主今主旣付之水濱不可問而

賍又僅布衣數件米塩常物已耳所擬爲的證者唯是吳二之首而報辭又止溷云出海爲非並不明指所劫何主所得何賍則首辭不過此處套本耳細鞫之則因二索取雇值與稍爭毆成隙故遂妄報以織成此獄雖係反舌實似由衷至若噐械森列固漁船之所必備贖妓多金或賣魚之所自來非盡出無因也即汪五之縊誰曰非由中怯然治盜之法如爐獲則不能遽分真僞必以榜掠隨之况乎難發同黨真僞難

辨玉石俱焚者徃徃而是五即非真盜亦安得不怯乎怯之不必真爲盜則死之不得真爲稍等口實也凡此皆就原情以爲證而不足證者也即今一一覆核則若輩在船之米原由徐四賒之張愚即二姐之贖亦非石稍一人所爲一手所就也張愚到官慨然自認曾以米賒徐四在三十四年之三月二姐則供石稍實與嫖宿五夜以身從之未有也贖身四十金半貸之劉宦而石稍特助其餘資耳至追驗張愚賒米之

雲間譜畧 卷之八
帳簿二姐贖身之原契亦各與口供一一不爽
夫米得於賒而謂之盜媾止於嫖而謂之娶原
招似非鐵案即據張愚敢于認米一節畧無避
忌稍等之非真盜亦可券其一班盖常人視盜
情不啻水火遜去惟恐不遠顧肯以身認盜物
褰裳而就之乎彼固知稍之非真盜也既有可
按之底帳又有可覆之文券昧招中揣摩疑似
之說較進一籌稍等之爲盜與否必有分矣重
囚失入不可輕出亦難况府縣遞讞至再俱以
盜成獄今一旦議出不無矛盾謹具由牒府知
若輩非求其生而不得者

一件人命事

鹽院左 批發華亭縣告婦王氏狀

前件審得許才之死據其妻子哀號悲鳴之狀
及各證耳聞目擊之口歷歷如指諸掌第姜夢
麟所告里排亦自有許才病死之說此地人命
大率原告稱真被告稱假爲原告作證者亦稱
真爲被告作證者亦稱假此俱奸套不足深信

第人命不檢不的須行縣一檢倘無致命真傷許治輩反坐何辭倘傷仗逼真則人命關天豈同草菅竟人漏網陰鬼不瞑目矣行縣檢審具由解

廳覆審得許才之死由病乎則傷從何來許才之死由毆乎則皮與骨貼又不可解大抵此獄叅互證之口而閱覆檢之傷則似毆死較真第時日不明傷仗未符事干重辟遽難草草合再行縣覆鞫定擬復發上海縣行間

本院按臨審錄駁行

本廳又覆審得姜夢麟毆情已確所未確者毆期耳限期太遠疑情日多但閱招左肩胛有損路一條則似與破骨損傷之文相符第事干奏請當事者難之

鹽院所以諄諄於限期也今夢麟之情屢鞫頗真獨限期與損傷兩端爲此獄出入之案不可不再求其確隨將夢麟等押發青浦縣檢審仍照原擬申解

本廳又審得據招云限期已確骨碎未真則夢
麟無死法何以擬絞既擬絞矣則舍限外骨碎
更有何法可坐行縣再具確招定夢麟生死之
關杜許治紛紜之口在此舉矣又行該縣覆審
招解

本廳又審得姜夢麟之毆許才其抵不抵之關
惟毆期與傷痕兩端耳今據歷審毆期或指謂
五月初九或指謂六月廿九是皆彼此偏袒之
辭俱變亂不足憑惟屍侄許教之堅執不屈與

屍妻王氏之信口偶供僉指五月廿九爲真則
毆期之在限外確矣至於許才屍傷在上海初
檢則稱十指微握肚腹低陷似若盡歸之病再
檢則稱肩胛骨損血蔭紅色又若盡歸之毆而
且傷與仗合重傷又與例合夢麟幾不可解矣
今據青浦兩番檢驗其頭顱脊肋諸傷固與上
海符合獨詳覈肩胛之非毆傷則骨薄紋細色
白三言足破疑團且病怯於毆前憤鬱於毆後
兩語亦爲中的終難以破骨而牽合限外之例

則柰何必以夢麟抵才也惟是毆情逼真毆狀頗慘各證屢屢言之雖才居常病怯毆後病鬱足爲夢麟解然既怯矣安能當夢麟之毆夢麟既毆矣故益甚才之鬱才死雖不盡由毆然使其病而鬱鬱而死誰寔爲之况許佐以父故鳴冤塗足泥首椎心喪氣致卒登冥錄區區不死者治耳一家兩鬼俱夢麟一念不戢坑之今即以限外無抵法亦宜置之尺籍以實行伍令兇狠者眎爲戒石篤例以威逼則許才無自盡之

情形例以忿爭則夢麟無執持之兇器舍此而徒以毆傷本律論則罪且僅止一杖遣則情無以蔽法杖則法無以蔽情而查不遣不杖之間徒律又難穩合今且細酌情與法而折衷之其毆而不遽死也即僅謂之毆可其因毆而卒至於死也即謂之篤疾亦可合無援引本律坐以城旦仍斷給十金以瘞才骨又再斷田三十八畝以贍其後蓋前田原係才親弟所出又今爲許教所佃割夢麟之餘產以恤孑立之孤治無

論治子母得依爲存活而才與佐亦吐氣九原
矣揚賓以徵糧故而奪紗剥衣事屬強橫姑念
急公家之務而奉主人之命仍照原擬論杖田
糧以前逋負着夢麟清楚以後責許治出納招
解

詳批姜夢麟之獄讞者屢矣而許才之死或以
爲病或以爲毆致生猶莫不知夫毆期距死期
的有四十二日則辜限甚遠於人命已無死法
矣引毆人篤疾律配而厚追埋塋以恤死者于

情法已平照原詳速發

一件大夥劫財事

江院汪 批上海縣申詳強犯徐三等

前件審得小五等之盜王金章也竹門被破喧
哄有聲以強論斬似亦不枉第據招劫夥未多
持仗未確且又擇孤村而伺主出三者俱不顯
大盜情形耳况金章家止女流且皆老弱卽一
鼠竊者入室必相率奔逸豈必斬關之盜而始
辟易五等旣入無人之境洞開重門可也又何

必破門而出乎縣審既謂金章四隣距遠未聞有呼救者旋又謂隣人聞有喧闐聲疑是金章醉歸夫遠則不宜聞闐聲聞闐聲則必宜赴救卽不赴救而是夜必灼知其情景不應今日鞫之尚如夢也且金章在城矣母妻伏匿矣盜惟胙篋發藏之無暇豈復自相喧闐至入遠隣之耳乎細鞫隣里供破門得之目擊鎗仗曾未面睹則是獄強竊之間尚多疑竇見蒙駁府覆問請乞督批併審

一件出巡事

江院汪發問華亭縣訪犯吳臣等

前件審得吳臣與其黨王敬陸祖等皆以衙役齟齬用事不啻戕民之豺獠而宋佑則民間巨猾冒大戶之名而工包侵之術蓋真蠹國蝨賊也細按諸款一一質之如吳臣冒頂周清之牌業已別案伏法不必更論嗣是則有張迪吉之告王儒原非正犯臣乃必欲拘儒以至索儒不得蔓詐無干之顧容宇胡大道之告夏椿本差

別役臣乃冒爲彼役以至詐椿不止復詐牽引
之陸才他如承追三倉雖以酒食爲辭而乃戶
有所索賍亦不貲又如拘提陸侃實由陸祖爲
政而乃祖有所詐臣亦與分此猶就臣所自作
爲臣細孽也進之則與王敬構同奸書沈振宇
以倒換循環藉口橫索櫃頭致張道化等十家
並膏毒吻又進之則以催解細布爲名徧索解
戶致胡齊美等六役俱累貪腹甚者又乘周正
領侵蕩價臣與王敬復構戶書褚明選沈士俊

謀貪押解牌票挾詐正銀十六兩維時明選輩
固得其半而臣所入實倍于敬此雖索侵領之
周正令彼茹聲不敢吐氣而要皆帑資爲若輩
啖餘今尚在逋逃不能竣事則臣等實有以貽
之也他如高大正以代完查盤紙贖而被窘朱
朝魁以押追船鹽銀兩而被索湯岩以轉佃住
房而被逐此皆敬之私慝亦敬餘事也計賍論
罪吳臣橫張貪壑固無網不羅王敬附插貪喙
亦無指不染並配奚辭沈振宇以奸胥而舞智

多端褚明選以積胥而附羶有日陸祖以猾役而索詐有據俱應計贓究擬至若宋佑包收櫃銀乃敢侵匿一百八十金以充私橐又且彌縫十餘年而始敗露巨膽神奸佑真蕪之迨今業已發覺而僅令還官付爲胖襖佑已厚幸而尚覲轉關如入手之丸眎催檄爲過耳之風致差役陶仁李松各辭共許何物老奸堅頑若是計贓逾例自應論遣姑念事已逾紀贓卽其完姑亦未減論配吳憲中以工書承行胖襖催督不

嚴姑念接管未久如宋佑侵匿往事或不與知與受頤指之沈士俊狗口腹之李人傑輕付託之朱玉池各杖餘如周臣褚其王元許忠倪學沈科祁奉皆一班狐鼠平日與臣等未免表裏爲奸第細審贓跡無據姑杖而革之錢茂解銀負託王小松居間茹賄亦併杖治金萬鎰以逃軍作耗雖索贓無據應擬杖發衛

一宗出巡事

江院汪發問上海縣訪犯朱大教等

前件審得朱大教與其兄朱大俊皆閭左無賴也兄弟相倚爲橫鴟張無忌尤多虎踞狼貪之狀如康氏之夫朱鉛於大教爲族兄鉛雖死肉尚未寒大教猥以族長藉口逼氏再醮而索其身銀十金張容之主張雲鳳於大教爲外姻鳳尚在柄豈盡移大教乃以借銀尋釁窘容不堪而搶其花米兩物甚者親伯朱和以雲鳳爲其半子故前與張容解紛而大教等遂攘臂相向以世父而忍加毒手卽梟獍何異焉蓋就此一

端已見大教怙利瀆倫不齒人類而惡不啻此也朱希顏以酒腐爲營不過餬口乃因賒酒不遂遂大肆打搶而衣飾若掃矣余科以紡績治生不識呼盧乃因糾賭不從遂橫加毆辱而布疋席捲矣最可訝者大教以假銀買布一試之張鉞爲鉞所辯識而抱布不售則奪布而不償其價再試之孫祿而祿已受欺及執銀索換則毆祿而不反其布凡此皆非常情所宜有而細審之被害干証皆矢口而執交舌而証則直常

情所無而大教所有也下此如挾人命以詐陸
儒爭作媒以詐唐元乘娶妻以索張思義此特
不逞者常態大教又何擇焉至若其兄大俊凡
逼搶康氏打搶張容毆伯朱和皆與大教共事
而尤可恨者如朱大謨鬻產而適亡其媳何遂
駕捏人命以畧田價至族衆力勸始吐而猶勒
其十一金朱大道以明契而承買其田何乃恃
強佔種至大道往索相關而反罹其兇毆此則
大俊爲首戎大教不過効一臂其間搃之同氣

明奸弟暴而兄不戢兄橫而弟助醜按款目以
論二兇大教之作孽固在首惡覈情實以揆三
尺大俊之犯科亦不在末減據法均當從重坐
搶奪之律第跡其所螫俱不出比閭族黨而大
都又以好鬪生端姑以鬪毆奪財律坐之他如
搶麪一事事瑣語誕各證僉曰烏有而徐三過
爲含沙之辭又如大教等所索康氏身銀衆供
不過十金而朱盛時極口罔執數且倍蓰應與
徐三各杖以爲下石者戒朱希顏前科事頗年

雲階 謝畧 卷之八
遠與康氏孀婦財禮應沒入官餘俱給主
一件指官酷詐事

倉院周 批武進縣告人朱士英等狀

前件審得朱士英原以黨惡朋醜令所告奇則
士英胞弟也受英荼毒已非朝夕今無故又突
加捏害士英推及操戈亦太不仁矣所告周成
則原發難者所告過堯則先案之被害也今觀
毘陵之故牘與衆口之飲恨士英一配幸耳惡
得以舊事翻新局爲報復計乎細鞠英妄訟之

由緣士英到所携女不能活遂憑媒杜美議價
八兩鬻之王少宇少宇甫交價四兩以觀其後
士英固耽耽噬人不能須臾待者即訟之于府
復斷給八兩蓋已滿十二金矣幼女方出懷抱
遽索重價有何壑不滿而爲此狂逞也克人之
性到處啞人且兩地牽合滿口胡溷假洩忿而
以刁健爲索詐之局假索詐而以株連爲雪忿
之計險譎貪婪士英幾非人類矣借駟生非不
以徒益徒不足懲刁誣杜美不察其人之無良

而故爲媒保以構訟端併杖

一件連殺二命事

操院丁 批上海縣呈詳犯人趙恩等

前件審得趙恩趙劄之子汝聰之妻則劄所抱爲女而卵翼之者迨汝聰發科劄仍託以糧賦售以產業情誼相好母相尤也惟恩以父兄棄產之故索加不遂乃致參商耳前歲杪恩兄敬病弱瀕危命妻林氏至汝聰家亦欲求加爲周急計時值汝聰客游三衢其僕潘應奎不以理

諭而以言角事誠有之夫周急通財彼奴輩安識此誼而倨侮謾罵或亦狂奴夙態耳至謂應奎與敬交手彼敬臥病經年安能奮身赴闔汝聰業先遠出又安能分身唱毆乎祇因汝聰念敬父撫妻之恩故以一棺殮之安得據爲求和之局至若以田給氏者乃該縣斷加田價以恤孤寡非汝聰本意也惟潘奇所告人命細鞫全屬誕妄即渠自供亦謂其不肖好賭曾加朴責後以疾終而尋釁於共事者則較之趙恩尤覺

不經各應誣坐以懲刁健至臨審時汝聰居停其姻婭唐憲章之家恩復率無賴覓汝聰而打毀憲章器具強梁更甚第罪無可加姑斷恩銀一兩伍錢給憲章爲修理之資仍斷汝聰共退田十畝給氏以償舊恩應奎啓彙有因唆告無據併杖治之憲章所控助打之輩理應追究但一時烏合旋即獸散姑不深求以免蔓及張汝聰買棺銀二兩仍應照斷給氏收領

